

追念谷大哥正倫

貴州政壇憶往之九

何輯五

敬之三哥與谷大哥

在近代的國民革命軍事發展中，三家兄敬之（編者按：何應欽將軍字敬之）和谷大哥正倫，都是佔着非常重要的一頁。尤其是谷大哥正倫，是大陸淪陷前最後一任的貴州省政府主席。以黔人而主黔政，雖然先總統蔣公曾一度屬意於任可澄子清先生，但是未能成爲事實。紀常是黔人主黔政的第一人。我在民國二十六年以後，始終在故鄉服務，先後達十餘年；在楊子惠將軍主黔政後，我已有久而生厭之感，故當紀常的新任命發表後，我便不想再幹下去了。可是紀常卻跟我說：「我們是老弟兄、老朋友，你總承認罷，爲什麼我回來了，你反而要求去了，總說不過去吧！」充着他這一句話，我什麼也得幹下去，幹到他離開貴州省政府主席職務爲止。

紀常是正倫的字，他是出生於光緒十六年，即一八九〇年，如果他還在的話，該是九十歲了，他大於我十歲，他在肄業於貴州陸軍小學時，我還在家鄉讀私塾，我進入貴陽中學而轉入陸軍講武堂，他大概已經在武昌陸軍中學畢業，到日本留學去了。安順谷氏，本屬書香門第，紀常的

尊人用進先生，曾秋闈中式，此在黔南是很可貴的功名。顧紀常幼時，好舞劍弄刀，天性喜武。

其由陸軍小學而陸軍中學，還有一層時代背景，那就是庚子八國聯軍與辛丑和約的喪權辱國等國將不國的刺激。他和三家兄都抱着強國必先強兵的宏願，求取軍事知識。他的年齡和三家兄相彷彿，三家兄於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畢業於湖北武昌陸軍第三中學，參加清政府留日陸軍考試，以第一名應選，即由兵部派往日本，經由振武學校的軍訓而入步兵五十九聯隊爲入伍生，嗣又升入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二期步兵科，即在此時加入同盟會爲會員，致力革命。紀常可能也在此時加入同盟會。紀常與三家兄同年起日，也是官費，可能是湖北的官費，其求學步驟與三家兄同。不過紀常係入砲科，與三家兄結交甚早，安順谷氏與興義何氏關係之淵深，由此可知。

辛亥武昌首義，三家兄和紀常都棄學業而回國參加革命，但兩人所走的路線不同：三家兄是在陳英士先生的滬軍中擔任軍事工作，任職營長；紀常則追隨黃克強先生，參加漢陽保衛戰，任副官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，克強先生任陸軍總長，紀常則任科長。三家兄和紀常都在二次革命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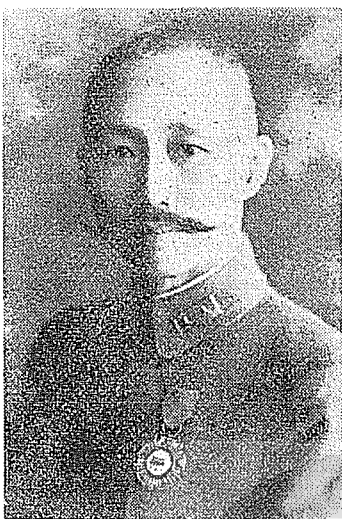
敗後，赴日完成士官學業，所不同者，一在步科，一在砲科而已。他們在畢業後都在民國四五年間回貴州，在新軍中任團長。我在此時，已完成講武堂學業，任新軍排長，就在這個時候。我獲交於谷大哥。在他任貴州省政府主席時，我們相交已三十多年，中間還相當長時間的共過患難，真是老朋友，老弟兄，我之所以必須重違原志，追隨他繼續在貴州省政府工作，其故在此。

貴州新軍領導人物

談到貴州新軍，我必須提到貴州都督劉顯世和王伯羣、王文華兄弟二人。他們都是興義人。劉公的先人，是著名的地方紳士，黔南地方，本多匪患，在太平天國時尤甚，首應湘鄧曾氏所創的團練風氣，辦理民團，保衛地方，民衆得以安居樂業，悉受劉氏之賜，遂成黔南望族，地方勢力的中心。辛亥武昌首義以後的貴州省，實際上常受雲南的影響，甚至都督一職，常由滇督擔任。袁世凱既有稱帝的野心，乃派其「心腹」陳宦入蜀，監視西南，爲了削減雲南對貴州的影響力，特派劉顯世爲都督，期收貴州於掌握之中。劉公本是一位中庸之道的長者，對地方力求安定，

省外事並不重視；但對同邑子弟之在省求學者，輒於星期假日，令馬弁通知入督府便餐，臨行總還要送些零用錢，大抵以五個銀元爲度。我就是常常接受劉公之賜的一分子，也就是經常入督府打牙祭並獲得豐富的零用錢。即此一事，便可知劉公的爲人了。我在前面，曾以「庸」字代表劉公，那就是我對劉公有一種平庸厚重的觀感。那時候，我還是中學程度的學生，我的觀感是否正確，到現在還不能無疑，因爲我和劉公的接觸，實在太少了。

貴州雖然地瘠民貧，但在西南的地緣價值，卻是很高。在內戰時期，可控制滇桂的北通之路，袁世凱之欲指揮貴州，可以說有其軍事上的遠見。但當護國軍三路北伐的行進中，黔督劉公的態度，有了重大的轉變，不但不爲袁世凱看守巴蜀的大門，而且與護國軍結爲一體，共同北伐，這一大出袁世凱的意料之外。劉公作此重大的決策，實受其兩位外甥的影響，他們便是王伯羣



谷正倫將軍任憲兵司令兼南京警備司令時的照相。

和王文華兩位昆仲。原來王氏昆仲，都有雄才大略，澄清天下之志，向來都反對腐敗專制制度，對袁世凱之權謀，最爲嫌惡，故以袁世凱帝制必然失敗，反袁一定成功，力勸他們的舅氏與護國軍合作，共同努力，打倒袁世凱的洪憲帝制。劉公聽其議，組成滇黔聯軍。於是四川便曝露於聯軍攻擊之下，陳宦之置布反袁，實與劉公之舉義有關。由是洪憲帝制瓦解，袁世凱的憂病而死，一如王氏昆仲之預料，因此深獲劉公之信任，貴州新軍之銳意編練與人才之積極延攬，皆由王氏昆仲主之，其間文華二哥之關係尤爲重要，當於另行介紹之。

貴州新軍積極編練時，三家兄與紀常都已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，返回貴州，同班同學朱紹良也一同入黔。紀常在民國五年即任炮兵團長，翌年改任步兵第七團團長，八年復調任第一團團長，紀常之見重，由此可知。民國九年八月，昇任黔軍第二混成旅旅長。紀常在貴州新軍方面的工作，可謂一帆風順，與三家兄之出處，大略相同。

其時川省一二兩軍之間，摩擦日深而終起衝突，二軍約黔軍助陣，於是黔省新軍，由王文華電輪率領，悉率勁旅，逕取成都，但二軍由楊子惠將軍率領之攻擊部隊，其計劃完全爲一軍但懋辛軍長所識破，進攻完全落空，在遭受反撲中，損失極重，黔軍回救，雖下遂寧，但已無補於大局。文華在此役的經驗，深知黔軍裝備，仍嫌不足，乃乘此機會，東赴上海，洽購軍火，而將新軍指揮交袁祖銘代理。袁祖銘居心叵測，與川軍

協調，取得一筆爲數可觀的開拔費後，逕自回黔，並將紀常所部之彭漢章、王天培兩團奪走，阻三家兄與紀常餘部回黔。三家兄走昆明，仍遭黑彈暗襲，傷肺部，休養甚久，始得復原。紀常所部，幾經交涉，始得回駐黔南，於民國十年四月被任爲貴州南路衛戍司令，其時我正在紀常部隊中任警衛連長。

與國父蔣公的淵源

文華赴滬，三家兄走昆明，紀常在黔，深感勢孤力單，新軍生存實成大問題，而頗感前途之艱危。時國父孫先生已被選爲非常大總統，籌備大舉北伐。紀常斟酌再四，惟一出路，即爲移師與國父的北伐軍合併，不僅爲黔省新軍得生路，且可對革命大業作更多的貢獻。國父的北伐計劃，是首先平定廣西，然後以桂林爲大本營，北出湘省，以窺長江中游。於民國十年四月，任紀常爲援桂聯軍第四路司令，會同滇、桂、粵各軍討伐陸榮廷。紀常率黔軍搗桂軍之後，克復柳州，與國父大軍會合於桂林，任紀常爲中央直轄黔軍總司令，黔省新軍，素以紀律嚴明，作戰意志堅強著稱。國父因命紀常派黔軍一連爲衛隊，紀常命我担任此職，這是我學生難忘的最大的光榮。

民十的北伐，受陳炯明叛變的影響，功敗垂成。國父赴滬，於是黔軍又遇到新的困難，那就是駐防地區與新餉來源都成大問題。不得已暫駐於湖南南部邊區，終於無法維持，隻身就任湖南第一師顧問和軍官教育所所長。湖南第一師師

長爲賀耀組，爲紀常的士官學校同學，其作此安排，一面是同學的情誼，一面也是愛惜人才，爲其後日的發展計。故黃埔軍的創辦與三家兄任總教官，紀常皆未參加。其加入北伐的行列，仍是賀耀組的關係。

國民革命軍民國十五年誓師北伐，由原任湘軍第四師師長唐生智爲前導，兩路入湘。至九月而賀耀組投入革命軍陣營，任獨立第二師師長，紀常任副師長，旋兼第一旅旅長，加入湘贛戰場與吳佩孚孫傳芳軍作戰。是年冬克九江，順流而下，至十六年三月，首克南京城外之雨花台，正欲攻入城內；而同時東下之第六軍程潛所部，得城內警察之響應，搶先入城。第六軍中潛伏共黨分子不少，乘機對南京外僑，肆行劫掠殺奪，妄圖挑引外國之干涉，阻撓革命之成功，是爲震動中外之新聞。總司令 蔣公乃急令獨立二師擴編爲第四十軍，迅速入城維持治安。故論攻克南京之功，紀常之克雨花台，實居首要。國民政府得及早定都南京，紀常有以助成之。自此，紀常又走上革命的正軌，而且和 蔣公發生直接的隸屬關係，爲此後發展其才能之開端。

攻入南京衛戍首都

紀常既率所部進入南京城內，秩序立即恢復，深爲最高當局所重視。民國十七年一月被任爲南京戒嚴司令，旋又兼首都衛戍司令部副司令，至民國二十一年，升任南京警備總司令，依界日深，由此可知。

在工作經驗中，紀常深深體會到憲兵的重要

性。決心培養幹部，訓練新的憲兵。憲兵，西人稱之爲軍事警察，維持軍風紀之外，兼負地方治安責任，是最重要的治安人員之一環。我國近代憲兵，說來慚愧，是肇始於清季八國聯軍之役。聯軍既陷北京城，設安民公所，於所長下設置憲兵，維持軍風紀與治安，辛丑和約後，五大臣出國考察，看到了日本的憲兵，回國後，建議仿效，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年），開始試辦憲兵，部隊極少，僅駐防於京畿，以監視各鎮陸軍爲職務，既不稱爲憲兵，所有任務，亦僅憲兵的一部分。突動延日人川島浪速創辦憲兵學堂於天津大沽口，憲兵之名始正，有訓練之憲兵，亦始於此時。民國成立以後，各省戎馬倥傯，軍紀問題，甚爲嚴重，尤其是北洋軍的防區。各省乃自組憲兵隊，各自爲政，並不成爲體系，其性質且多投機意味。當時有所謂革命的憲兵與倒戈的憲兵，前者是擁護革命的，後者則因革命勢力薄弱，倒戈相向，爲軍閥所吸收，成爲軍閥搜括民財、割據地盤的工具，那裏稱得上憲兵。

真正的革命憲兵，始於民國十二年，爲

國父在廣州大本營所創設。國父親訂憲兵服務規程十九條，其中最關重要者，有下列各點：巡行街道；嚴禁軍民出入城門要塞；嚴禁軍人出入店戶、民家；嚴飭居民將所藏軍火、彈藥、兇器直接繳送司令部，其重大者報告司令部；查察居民因戰事傷亡及損害程度，逐戶查勘，報告司令部；查察絕糧民家，以便給予相當救濟；查察居民被害，是否出自本軍所爲，以便究辦；嚴禁非由長官率領或服特別勤務之士兵攜械遊行街

市；嚴禁軍佐人夫攜帶軍器；嚴禁軍人軍屬鬧娼寮戲館酗酒及購買洋烟；嚴禁軍人軍屬強買強賣及結伴鬥毆；憲兵服務，須平心靜氣，不得威嚇侮辱居民。此誠革命之憲兵也。黃埔軍校第二期設有憲兵科，爲革命憲兵之最早憲兵訓練機構，並成立憲兵隊。國民革命軍東征時各師皆有憲兵連，其後成立憲兵營團，但未成立統一的機構。民國十八年五三事件後，日軍退出濟南，國民政府任命吳思豫爲憲兵司令，僅指揮其所部之兩團憲兵，真正統一指揮的憲兵司令，以紀常爲第一人，所以憲兵的幹部訓練與指揮系統，皆由紀常所建立，故紀常被尊爲憲兵之父。

憲兵體制逐漸形成

吳思豫所率之二團憲兵，實屬紀常首都衛戍司令部。首都衛戍部少此二團憲兵，自覺治安力量單薄。時又發生中原大戰，石友三部南竄，浦口告急，首都空虛，乃將吳思豫帶去之憲兵一、二兩團調回，裁撤憲兵司令，而將其他各地之憲兵均由首都衛戍司令指揮，時爲民國十九年，紀常此時實際上已是國民革命軍的憲兵司令了。紀常鑒於所負責任的重大，兵力之不足，素質與裝備之尙待提高，乃在蘇州設立憲兵軍官講習所及憲兵教練所，從充實下級幹部着手，奠定了憲兵教育的初步基礎。民國二十年十二月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憲警處，也併入首都衛戍部，憲兵行政也逐漸趨向於統一。時日本軍閥侵略東北，翌年，駐滬日海軍及其陸戰隊也發動了一二八之役，反日空氣，特趨緊張，國軍內部之團結，尤



。影留時談會長首政軍北西的集召(右)長員委蔣加參召奉，席主省肅甘任(二右)倫正谷

覺重要，也就是憲兵的責任更為重要。蔣公在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特召集憲兵，發表訓話，謂：憲兵是革命本身的內部保障，憲兵不僅保障國家，而且要保護革命黨、革命政府和革命領袖，凡是國家存亡，革命成敗，領袖生死，完全在憲兵身上。因飭首都衛戍司令部籌設憲兵司令部。紀常乃將衛戍部憲兵與總司令部憲警處為基礎，並擬成立憲兵學校、憲兵醫院與憲兵子弟小學，成立憲兵司令部，隨即被任為憲兵司令，隸屬於軍政部，統轄全國憲兵。於是紀常請求國民政府頒布憲兵令，規定憲兵主掌軍事警察，兼掌行政及司法警察，憲兵部隊配置於各政治地區，維持軍紀與治安。這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的事。同年九月，軍政部公布憲兵服務規程，確立憲兵制度，明定憲兵職掌，完成了我國現代憲兵的立法。

紀常對於憲兵素質的提高，認為在其職掌上的第一要務。他認為有品質的憲兵，絕對盡憲兵的厥職。他原已辦過憲兵軍官訓練所與憲兵訓練所，在憲兵司令部成立後，他認為這一點訓練不易完成任務。他認為現代的憲兵應軍事知識與法律知識並重，乃在南京另創憲兵教練所，延攬名師擔任教職，精選憲兵各團優秀士兵，接收新教育後，仍回原有崗位工作。為了充實憲兵的實力，招考優秀青年先施訓練，然後成立補充團與教導隊，並經常舉行憲兵軍官與士兵講習會，延請政法名家，作專題演講，提高知識水準。但猶以為不足，終於民國二十五年，呈請將憲兵訓練所改為憲兵學校，由蔣公兼任校長，而由紀常兼教育長。憲兵教育，始有完整之體系。是年三月一日，憲兵學校成立，蔣公特頒訓詞：「整軍飭紀，憲兵所司；民衆之保，軍伍之師，以匡以導，必身先之，修己以教，教不虛施。充爾德行，盡爾威儀，大仁大勇，獨立不移；克勵爾學，務博爾知，唯勤唯敏，唯職之宜。軍有紀律，國有綱維，敦為之率，惟爾是資。完成革命，奠固邦基，匪異人任，念茲在茲。」

由此，可知蔣公對憲兵之重視和對憲兵學校寄望之深。

憲兵學校成立之前，憲兵人數，不過八團，抗日軍興，全國實施徵兵，前線部隊輒在百萬以上，後方徵募部隊，數常過之，因此憲兵部隊，亦須大量擴充。二十八年有憲兵十八團，二十九年增至十九團，三十一年十二月增至二十二團，終紀常任內，似已增至二十三團。憲兵擴充如此迅速，而無幹部之虞者，皆紀常平時注意憲兵訓練之故。抗戰既起，憲兵學校跟着大為擴充，以應需要。校址亦由原江寧府署西遷，首至常德，繼至芷江，三十年始至重慶，其時已畢業學員隊十七期，學生隊十一期，軍士隊二十四期，此外尚有特教班與體育班等，憲兵教育之規模，蓋已略備了。

刺汪案與湘黔剿匪

至憲兵對國家之貢獻，真有使人「馨竹難書」之感。茲特舉紀常任內特別重要者二事，以告讀者：其一，即刺汪案破獲；其二即湘黔間土匪與匪共之剿滅。

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，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舉行全體會議於南京。在會議即將閉幕，舉行全體照相時，照相機後，忽然發出轟然一聲，原來是刺客以照相為掩護而行刺。這一案件之調查與偵破警憲都有責任，但經十日的偵辦而即告偵破者，即為紀常所部的憲兵隊。原來此一暗殺團的主謀者為汪某所主持的改組派，本擬在六中全會開幕時以 蔣委員長為行刺目標；但兇手孫鳳鳴臨事慌亂，致使主謀者反而遭受一槍之痛，幾乎畢命。案情暴露後，汪精衛、陳璧君、褚民誼皆不信，都親至憲兵司令部調閱卷宗，還是半信半疑。直至兇嫌由法庭審判，汪等仍派人至法庭幕後竊聽，由設計暗殺人賀波光、張玉華等親口供詞，始心服口服。這一案破得極為漂亮而重要，因為此案不破，則政局可能即生激盪，時蔣汪合作不久，大局粗安，而日本軍方對我的壓力日增，國內團結，萬萬不能發生問題。故此案若不能確實偵破，則 蔣公十分可能被認為謀刺主使人，破壞已合作之政局；幸而作此破壞團結之陰謀者是汪派之人，選 蔣公以光明磊落之人格，汪系小丑作此不明大局之破壞，蔣公也不與計較；他的寬宏大量與國家為重的政治家風度，更為國人所敬仰。

紀常的憲兵部隊，西撤時首以武漢為目標，次即依序向湘鄂黔邊區撤兵，紀常亦受命兼任湘、鄂、川、黔邊區綏靖公署主任，而以湘西的芷江為其司令部。這一帶本是雲貴高原的東界，萬山叢沓，漢苗雜處，向來綠林豪客聚散的巢穴。時川湘公路、湘黔公路、川鄂公路雖已築通，但

行旅往來，仍然提心吊胆，其安全過去者誠為幸事。當時，中共在全國大團結的合法掩護下，四出活動。武漢與長沙等地的匪共也部分至這一邊區潛伏，雖尚在發軔之初，但是給不得他們喘息的機會。紀常所部，既須保持這些公路的暢通，又須撲滅這些醜類，責任自極重大。紀常離鄉背井多年，既衣錦榮歸而又負荷如此重要的責任，不免戰戰兢兢，要作最好的表現。但是在邊區綠林好漢看來，認為這是一批沒有作戰經驗的「娃娃兵」，他們不敢來打，即使敢打，也不堪一擊；他們並不了解這批憲兵乃是訓練有素，作戰力很強的簡練之師。儘管如此，紀常還是很小心的研究全般的形勢，決定基本的方針，是剿撫兼施、智力並門的原則。所謂智力並門，就是用三分軍事來作戰，用七分政治來招撫。憲兵在那次戰役中也打了幾次漂亮的勝仗，作為進行招撫的資本。經一年的努力，這一幾十年來大家認為棘手的問題，終於被紀常所解決，使在南路的前後方交通與行旅，得以暢通無阻。這個問題的解決，也表現了紀常不僅是一個維護軍隊法紀的專家，同時也具有解決盤根錯節的政治問題的才能。於是最高當局對紀常另有驅策，那就是要他離開憲兵司令的崗位，轉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職務。

主政甘省兩大目標

大家不知甘肅是幾乎位於全國中央的省區，但是一般人心目中都認為偏於國土的西北，以陝甘寧青新並稱，在地緣上，這是由川陝至新疆的孔道，也是由綏寧至青川的必經之路。在二十九

年的時期，陝西北部的延安一帶，是中共匪幫的巢穴，其南延的勢力，直至耀縣一帶，它最大的願望，是西竄甘肅而與蘇俄控制下的新疆聯成一氣。當時的新疆，名義上是在所謂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治理之下，但蘇俄的迪化領事，便是控制盛世才的牽線人物，而甘肅與新疆之交通咽喉星星峽駐有蘇俄的紅軍一團，阻隔甘新之間的交通，所謂一團紅軍，其實際的軍力，似在一師以上。因此，當時國軍的主要策略，以一戰區的主力胡宗南所部，一方面支援山西方面的二戰區閻錫山司令長官雙線作戰，一方面阻扼陝北匪共與豫西鄂北匪共相連聯絡，尤其重要的是隔斷陝北匪共與新疆的聯繫。因此甘肅省政府主席一職，非有忠實幹練的要員担任不可。最高當局對此形勢，借重紀常任甘肅主席，借重紀常的三弟鼎鼎主持陝西的黨務。二十九年十二月，紀常主甘的命令正式發表。紀常專程赴陪都，晉謁 蔣公。蔣公指示工作方針外，並以左文襄公全集授紀常，蓋以綏靖西北之大責重任授紀常，而期紀常以左文襄公為模範，能收綏靖甘新之全功。蔣公並面允紀常可以選擇適當人員保舉任甘省府委廳處長等職，包括在他處供職的人在內，其信任之深，由此可知。

紀常到任以後，首先要做的是兩件大事：第一，是省內基層組織的整頓和秩序的維持；其次，是陞隣。無可諱言的事實，甘肅是比較窮困而待開發的省分，提高省民經濟生活的水準，只有從經濟建設着手；而經濟建設的主要着手處，是地方秩序的維持，交通路線的建築。此兩項工作的

進行，端賴地方政府的健全。要健全地方政府，必須具備兩個要件，那就是組織的完備和人事配置的妥善。紀常經如此抽絲剝繭的分析，故首先着手的是地方政府的整頓。將最高當局正在實施新縣制和行政三聯制，設計、執行、考核同時實施，提倡積極的有計劃的工作推動。紀常則以此為整頓地方政治的基礎，手書十二字箴言，勗勉所有幹部都要遵從實施，成爲一時的佳話，這十二字箴言，便是：「不說慌、不作假、守本分、盡職務」，即使在現在仍有其做人做事方面的價值和意義。紀常出身於典型的軍事教育，一向在軍方工作，所負責任又都在治安方面，說什麼，做什麼，素有鐵腕將軍之稱。在其轉職於省政主席時，他的鐵腕作風，雖仍依舊，但是多少有點改變，往恕道這一方面改變。他曾經告戒他的部屬說：「經驗不足，致成過犯，尚可原諒；若貪污舞弊，則法所不赦。」由鐵腕主席說出來的話

，他說得到，便做得到，大家不免害怕，因而甘省政風，自紀常就任後，大有改善。他的切切實實做事和不尚空言的作風，我對他向來抱有好感。蔣公給他的那部左文襄公全集，對紀常治甘，大有影響力。左公的硬派作風和紀常有點兒相似，紀常只要有暇，一定手不釋卷看左集，仔細閱讀，心領神會，因此在與朋友閑談或和部屬聊天，常以左公的故事作題材，他有點左公迷了。

甘肅省雖然很早列爲本部十八省之一，但是冬季長而雨量少，東南部已經是半沙漠地帶，愈向西北，雨量愈少，成爲沙漠氣候。蘭州是一個著名都市，但是蘭州的景色，竟是一無風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，好在蘭州下雨天不多，「一街泥」的景色便不多見。由於乾旱，故農牧並重，人口稀少。縣政府所屬的區署，地方遼闊，常大於內地之縣者殊多，紀常初主省政，擬以健全區區爲起點，但是後來了解這不是根本辦法，根本

辦法是在完整鄉鎮的組織，乃裁撤區署，增設鄉鎮。無論軍政，凡欲革新，必須訓練新幹部，這是紀常有豐富經驗的。以甘肅這樣大的省區，新增設那樣多的鄉鎮，其幹部人才之缺乏，紀常知之甚深；故全省增設鄉鎮，分三期進行，第一期十九縣，都在隴東與中共陝北區相鄰，由此可知他的工作重點，是抓得很緊的。甘肅並無省辦訓練機關，場地與主訓人才，真難壞了紀常。不得已？商得蘭州西北訓練團之同意，由蘭訓團代訓甘肅鄉鎮幹部，由省政府選調各縣優秀青年，交由蘭訓團訓練三個月，派赴各鄉鎮擔任鄉鎮長或幹事。九個月後，全省鄉鎮新機構陸續成立，乃開始調查戶口，編制戶口，編訂國民兵與壯丁的名冊。因此，在紀常任職一年以後，甘肅的徵兵、徵糧、徵工等要政，原來都是進行非常困難的，至此依限完成，與其他各省相較，只有搶先，並不落後，紀常辦事的工作效率之高，由此可知。

鐵血精忠傳

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餘頁
定價台幣玖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記述戴笠將軍的故事，內容要目有：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嚴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良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良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蹤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頭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共二百多篇，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感人至深，歡迎購閱。